

風土門

土俗

古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俗誠有異也轉
 移之則在人焉州介東南之陬承平時號無事里無
 貴客百姓屢漁獵不識官府建炎後官吏叢躄兵旅
 繹騷民生產作業益艱自是機變繁滋有逐末而鬩
 於爭者幸王化密邇風雅日奏薰郁涵浸遂為文物
 之邦儻誠身以為民先俾禮義四達豈非學士大夫
 之責而尚可議俗耶參故常列風土蓋古人記歲時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臨海朱氏
 重校

仙居令陳密學襄勸學文

咨汝邑父老夫人之為善莫善於讀書為學學然後
 知禮義孝弟之教故一子為學則父母有養一弟為
 學則兄姊有愛一家為學則宗族和睦一鄉為學則
 閭里康寧一邑為學則風俗美厚雖有惡人將變而
 為善矣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子弟
 苟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繇役
 麻廕子孫豈不為盛事哉予自到任以來居常憫爾

邑民不識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鄰里不相
存恤其心汲汲惟爭財競利爲事以至身冒刑憲鞭
笞流血而不知止予甚哀焉奈何奉行天子詔條不
可私恕每刑一人若傷髮膚而汝邑民不知予心乃
相煽熾囂訟成獄自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
寢以與汝斷弊略不能改是誠何心雖然非汝百姓
之樂於此也蓋不知讀書爲善之故也前年曾有文
書教諭汝鄉民令遣子弟入學於今二年矣何其無
人也古者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况今百里之邑良民
之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瓌茂樸美之器可使爲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臨海宋氏
重梓

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爲學真可惜也今汝父老歸告
而子弟速令來學予其擇明師而教誨之庶幾有成
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卽去汝父老亟其聽

予言

李守兼跋云密學陳公昔宰仙居作勸學文歲

時皇祐二年也初海邦僻左人未嘗知學及是風俗翕
然丕變詩書理義之澤迄今百餘年漸漬深矣表及
下里弦誦之聲洋溢人才輩出掄魁造士諫臣碩輔
名蹟相望豈惟上之人作而成之功與其山川炳靈之
靈亦由前輩鉅公格言遺訓近接其耳默感其心育
以致之然爾兼承乏爲州之二年始克以斯文鏤板
傳示學者冀吾父兄子弟之賢相與細釋而誦味之
音原公之勸誨在於父母有養兄姊有愛宗族和睦
富貴家門光寵理之固然否則有命矣然未有不學
而能致此亦猶韓文公經訓乃蓄畚之說非以
利言曉人之法當如是爾兼輒因繕寫題其後

勸俗文

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毋慈能養其下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

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男女

有別男有婦女有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

有以恩意往來宴飲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婚姻

死喪鄰保相助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

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畊者

遜畔地有界畔不相侵奪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

挈則為禮義之俗矣

和鄭閔中仙居詩十一首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三 臨海宋氏 重梓

我愛仙居好三年理尚寬民雖羅網罟政未息風瀾

邑民大水之後困於賦役予欲少息然州縣科須勢不獲已者比嘗有之憫物刑多省勞

心席少安祇慚無惠術求配古人難

我愛仙居好民純不用拘閭閻興禮遜囹圄長榛蕪

網濶奸逾少風恬惡自無一年人已信感激謝張弧

我愛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無日暇訟獄積年生

子始至邑奸豪有以積習憑折細民田土者跡驗分明予治而歸之或有年深而無稽者亦妄起詞訟年

分戶二千凡有產而無業積年空納其租訴而還主者不可勝數百疾求箴補千鈞

待準平嗟予不知古斯道未能宏

我愛仙居好安民去百姦誠心雖照物政體昧循環

喜有綱條立慚無教令頒二年憂且病王事豈能閒
我愛仙居好慚無德政馨下車時問疾治獄自空囹
老吏貧歸里有老吏余彬者貧無以自給每歸耕田里數月而後出聽之蒼生餒
在庭惟憂澤未至豈敢瀆邦刑

我愛仙居好園池日退居馴禽來鶴鶴野水進徐徐
園鑿新沼引水經竹林間以環流釣翁臺習坎嘉魚二亭草木通樵採圃有短垣之屬時為邑民所拾桑麻有老鋤猶言民未樂更欲寢刑書

我愛仙居好家無十數人民貧惟有疾俸薄不知貧
弟妹閒成癖妻孥老未淳自餘無所恨寸祿及偏親
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憂民極反覆責已未周詳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四臨海朱氏重梓

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我愛仙居好隆儒尠大方諸生令講藝童子俾升堂

公暇每有童子十數人至堂上教授經書或試之詩買地興民學因孔子廟後修起學舍買三家之地以廣其基驅車下黨庠子每出行諸鄉遇有三年邑小學則下以觀童子

未化官滿意徬徨

我愛仙居好經營盡國工庶民心喜悅小邑勢尊隆
萬瓦如雲合千題不日礮自非仁惠術媿子一觀風

我愛仙居好官卑分已盈才非漢循吏道似魯狂生
擊柝心雖樂觀風志未平寧如孟夫子不食去齊卿

守令賦咏甚多獨錄此者以其言皆切於厲俗而多拳拳責已愛民之意蓋仙居稱善治規模

叻此推一縣則
一州可知也

蕭守振示邦人詩

我本江海人來守仙佛國年豐訟牒稀公事不留積
豈無一樽酒約客飛大白重念此邦人朝飽不謀夕
頃遭兩旱荒十九皆菜色城中多餓殍倒死臭薰陌
幸茲連歲豐粒米棄狼籍嬉嬉不營生便爾輕蕪麥
三日天不雨沙田已龜坼十家九無儲何以度饑厄
我爲此邦憂夜眠不安席願天歲歲豐願爾痛儉嗇
一年三年儲二年九年食堯湯雖在上豐歉豈可測

唐守仲友跋云示邦人詩五言二十八句前台守蕭
公侍郎作也台居山海間易水旱民媮於魚鹽惰農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五臨海宋氏
重梓

靡費故公作是詩以諭之仲友入境覽山川問風俗
惜田事鹵莽思有以勸戒之鏡公詩於石以永邦人
之思

天台令鄭至道諭俗七篇

縣令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於民爲最親民不知教令
之罪也予自至官觀爾百姓日以爭訟來至於庭其
間多違理逆德不孝不悌凌犯宗族結怨鄰里以至
婚姻之際多事苟合殊無恩義五服之親問以服紀
全然不知浮浪盜販之人日益加衆如此者皆由風
俗鄙陋教道未至兼修學從宦之家少小人無所觀
法若不曉告而加之罪是罔民而刑之也今采諸經

傳擇其文理易明而可以感動人之善心者爲諭俗
七篇百姓各以此更相訓教率而行之禮義之風必
從此始若順爾舊俗反予教言恣意任情必犯刑禁

孝父母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孝子之事親居則
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
致其嚴所以爲厚德之報也昔周文王事父王季每
雞初鳴則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左右曰今日安否如
何左右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左右以告文王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六臨海宋氏
軍梓

文王色憂行不能正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凡食
上必自視寒暖食下問所膳然後退其後武王亦如
此事文王不敢有加焉然則不孝其親而欲子孫事
我以孝豈可得也漢石奮爲上大夫老歸於家其子
石建爲郎中令已老每五日一歸省親入諸子之舍
問侍者取其親中衣身自洗濯復與侍者不敢令其
親知之夫貴者之事親猶如此况於賤乎晉王祥性
至孝繼母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
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
解衣將剖冰求之忽有雙鯉躍出其孝誠所感如此

雖然此言其能養父母者也孝之道又不止於能養而已故孟子曰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禮記亦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其親敢不敬乎孝經曰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如此則所謂孝者又貴乎修身謹行不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七臨海宋氏重梓

辱其親非獨養口體而已今爾百姓父母在則私分異財離居各食從妻子之歡忘天姓之愛且禮曰父母在不有私財又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沒身不衰然則私貨財順妻子豈爲孝乎

愛兄弟

兄弟者同受形於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喪則相恤也又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言患難則相救也昔衛宣公有子二人曰

伋曰壽伋被謗宣公遣往齊使盜待於路欲殺之壽知以告伋使勿去伋曰棄父之命不可壽遂先行爲盜所殺伋後至曰壽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故詩人作二子乘舟之詩思之也晉王祥王覽異母兄弟也母朱氏待祥不慈祥被楚撻覽年數歲輒涕泣抱持之朱氏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往共之朱氏患之乃止又嘗使人以毒酒殺祥覽知之與祥爭酒飲朱氏遂奪之自後朱氏與祥饌覽必先嘗夫異母兄弟猶如此况同母乎南唐江州陳氏七代同居族人數百口每食鋪廣席以次就坐有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八臨海宋氏
重梓

犬百餘頭共食一槽一犬不至餘犬爲之不食禽獸猶如此况於兄弟乎今爾百姓不明禮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胡越居雖同室跡猶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後漢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嗚呼兄弟叔姪之不和皆由爭財之不平使能少慕薛包之風豈復有爭也

哉

睦宗族

親者身之所自出祖者又親之所自出則愛吾身與吾親者不可以不尊祖推尊祖之心順而下之則宗族者皆祖之遺體可不敬乎睦族者尊祖之義也古者聖人等人情之輕重立爲五服以別親疎以定上下上以治祖禰下以治子孫旁以治兄弟歲時之間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使之生則有恩以相歡死則有服以相哀然後宗族之義重今爾百姓多逆人理不知族屬苟有忿怨不能自勝則執持棒杖恣相毆擊豈擇尊長也力足以勝之斯毆之矣我富而族貧則耕田佃地荷車負擔之役皆其族人豈擇尊長也財足以養之斯役之矣此皆風俗薄惡人倫之深害

恤鄰里

古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如此則百姓之情歡欣交通而和睦之道著矣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蓋謂此也禮記曰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九臨海宋氏
重梓

居鄉之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見父之執不使之進不敢進不使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其於道路則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所任輕則併之重則分之以至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古人所以待鄉黨之老者又如此也鄉飲酒之禮於歲十二月帥鄉黨之民會聚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少者立老者食以厚少者食以薄所以示民以孝弟之道也其有禍患則鄰里之人同其憂故曰鄰有喪舂不相相謂以聲相勸里有殯不巷歌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漢萬石君居鄉里其子慶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十臨海宋氏重梓

爲內史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怒而不食慶惶恐請罪萬石君責之曰內史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避內史坐車中自如豈當如此自後慶及諸子入里門常趨至家王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木垂吉庭中其婦取以陷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聞之欲伐其棗鄰里共止之因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全王陽婦還又曹節性仁厚鄰人有失豕者相似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失豕自還鄰人大慙送前所認豕并謝節笑而受之夫古人所以睦鄰里者如此今爾百姓以富役貧以

強凌弱以少犯長豈知古人所以交鄰里之道哉

重婚姻

男女有別然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然後父子有親婚姻者禮之本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先祖下以繼後世可不謹乎是以婚姻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之禮皆主人設几筵於家廟而受之所以敬婚姻也古者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厚其別也夫幽則質於鬼神明則證以鄉黨然後行婚姻之禮則男女不可以苟合也如此及婚禮旣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十二臨海宋氏
重梓

成男子親迎受之於母也母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教以爲婦之道也旣而出於大門男先率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男先而女從則從人之義也質明婦執棗栗榛脩以見舅姑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古人於婚禮之義如此今爾百姓婚姻之際多不詳審閨闈之間恩義甚薄男女之家視娶妻如買雞豚爲婦人者視夫家如過傳舍偶然而合忽爾而離淫奔誘略之風

久而愈熾誠可哀也

正喪服

禮記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以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損益也創大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食粥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凡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鳥獸失其羣匹越月踰時反其故鄉則翔回鳴號然後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智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邪淫之人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鳥獸之不若也將由夫修飾之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十三臨海宋氏重梓

君子則三年之喪若駟馬過隙之易然而從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中制止於三年使足以成文理則去之矣然則何以朞年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間者莫不更始焉故以朞也九月以下則漸殺之使勿及也故三年以爲隆朞九月以爲間小功總麻以爲殺上取法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法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

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
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
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
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
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飲水不食菜果大功之
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
者也父母之喪居廬寢苦枕塊不脫經帶齊衰之喪
居聖室編蒲而寢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
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斬衰布三升齊衰布四升
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十三臨海宋氏
重梓

二升總麻十五升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聖人取於
人情制爲五服其等降如此今爾百姓親屬相犯問
以服紀年月皆言不知以此觀之則死時不爲服服
而不終其制者亦多矣其去禽獸豈遠哉

重本業

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於學業則可以
取爵祿農勤於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於技巧則
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
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
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不

能此四者則謂之浮浪游手之民浮浪游手之民衣食之源無所從出若不爲盜賊卽私販禁物一旦身被拘繫陷於刑禁小則鞭撻肌膚大則編配絞斬破蕩家產離棄骨肉方此之時欲爲四民之業而何可得也

臨海令彭仲剛續喻俗五篇

崇忠信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人理也人理莫大於忠信忠則不欺於君信則不欺於人人能內不欺心外不欺人然後可以爲人而異於禽獸矣苟能力行不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十四臨海宋氏
重梓

息則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天地祐之鬼神福之親族信之鄉黨敬之其在世也豈不樂哉若不忠不信懷私飾詐內以欺心外以欺人則人理絕滅去禽獸不遠矣如此則明有官府之典刑幽有鬼神之譴責不協於親族不齒於鄉黨又何利焉三代之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皆知蹈履忠信不敢爲欺何必古之時近世如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陳某人以白金百兩寄我其人死矣以金還其子子不肯受願名其子還之尹名其子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寄人兩人相遜久之又嘗親見田間

一老農時當大旱人皆訴以求蠲稅獨不肯訴問其故曰老夫田偶得蔭注實不傷若雷例去訴是欺天也又見一老吏有鄰人訴事於郡屬以三十千後果得理其老吏遣人送三十千還之云此事乃知州自判我實不會致力不敢欺心受此錢也後其子登科人以爲不欺之報又浙西有一牙僧之子登科人賀之荅曰老夫自少爲牙以至今日未嘗欺瞞官司一文稅錢所以獲此報將來兒子受得官中俸錢亦無媿也如此數事皆可謂不欺心不欺人者矣今每見詞訟動飾詐欺或有僞作契券措改簿約負財賴業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十五臨海宋氏重校

設詐規利隱滅財產規避賦役本因喧爭便稱被打本因討索便稱打劫情態萬狀虛僞百端皆是自欺其心以欺他人豈不大可恥哉

崇儉素

儉美德也古人之所寶也禹大聖人也帝舜稱其德曰克儉於家人君富有天下猶以儉爲德况民庶乎故曰儉德之共也又曰儉常足人能崇尚儉素深自撙節省口腹之欲抑耳目之好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不務虛飾以喪實費食可飽而不必珍衣可暖而不必華居處可安而不必麗吉凶賓客可備禮而不必

侈如此則一身之奉易供而一歲之計可給既免稱
貸舉息俯仰之求又且省事寡過安樂無事故富者
能儉則可以長保貧者能儉則可以無飢寒豈不美
哉今世之人不知以儉爲美德而反以儉相鄙笑往
往縱目下之欲而不恤後來飾一時之觀而不顧實
患亦可謂愚矣故富饒之家日朘月削浸以不足中
人之產積逋累欠浸以貧困於是見利忘義苟求妄
取兼并爭奪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農工商販之家朝
得百金暮必盡用博奕飲酒以快一時一有不繼立
見飢凍於是相攘相詐甚至盜竊身陷刑辟妻子流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去臨海宋氏
重梓

離原其所由皆不知崇尚儉素之過也

戒忿爭

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錐刀之爭可以破家蕩業
故忿爭不可以不戒也大抵忿爭之起其初甚微而
其禍甚大所謂涓涓不壅將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
網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無事矣性猶火
也方發之初滅之甚易旣已燄熾則焚山燎原不可
撲滅豈不甚可畏哉俗語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
忍不戒小事成大試觀今人忿爭致訟以至亡身及
親破家蕩業者其初亦豈有大故哉被人少有所擊

觸則必忿被人少有所侵凌則必爭不能忍也則詈人而人亦詈之毆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人亦訟之相怨相讐各務相勝勝心旣熾無緣可遏此亡身及親破家蕩業之由也莫若於其將忿之初則便忍之纔忍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於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理懇問之不從而後徐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鄰里之義如此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亦信服此人世中安樂法也比之忿鬪爭競喪心費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拘繫囹圄荒廢本業以至亡身及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七臨海宋氏
重梓

親破家蕩業者不亦遠乎

謹戶田

常人之家每被官司追呼禁繫不得安寧者多緣戶門之事田產之爭此最不可不謹也大抵稅賦宜及早輸納不使違期差役合依理承認不須妄糾以至交易尤當審細須防卑幼寡婦重疊移撥之類致有違碍又須錢物過度牙保契要之類凡事分明具帳取問親鄰依限投印契書卽時交物抱稅無紐債負以準折交易無擡虛價以蒙昧親鄰無詭名隱寄以避免賦役無廣作四至以包占他業抱稅則盡其數

不可使少抱未抱則還其錢不可使代納已典而就
賣者酬其價限滿而取贖者聽其贖有鄰而執恠者
從其恠理曲而被訴者還其業其或理直而有爭競
則當聞之於官不可強種強割強種強割勢必鬪爭
終有殺傷必遭刑敗至如分析財產務在和平寧可
崇篤親屬損已以分資骨肉不可爭訴州縣竭家資
以奉吏胥如前數事苟能謹守力行無貪小利以不
念大患無見目前以不恤後來無爭虛氣以不思實
禍如此則追呼不至其門刑責不及其身在家無耗
費之財與人無爭忤之怨豈不樂哉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六臨海宋氏

重梓

修陰德

人之所以能安身立家長育子孫者不可但恃其智
力而已必積行陰德而後爲天地之所祐鬼神之所
福則其身康強其家昌盛其子孫逢吉苟惟矜恃智
力多行不義不祐於天地不福於鬼神未有不禍敗
而覆亡也若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故陰德不可以
不修也夫所謂陰德者何也知善之可欲而力行之
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不求知不責報不以隱顯
二其心夫是之謂陰德能行陰德者不矜智以詐愚
不逞勇以苦怯不倚強以凌弱不挾衆以暴寡不以

口腹之欲而戕殺物命不以己私之利而妨害他人
凡事之有負於心有有害於人者皆不忍爲也凡事之
有便於人有利於衆者皆所樂爲也寧可輸人便宜
不可討人便宜苟能如是豈不爲天地所祐鬼神所
福哉如近世所見人行數事皆獲善報或平價糶穀
求濟饑民或高貲置產深憐失業或得業卽時受稅
不使虛挂名籍或買業亦許收贖不欲奪其祖產或
周旋族黨閭里極其歡心或存撫鰥寡少弱時加賑
恤見人不善委曲勸訓聞人禍患多方解救修橋道
以便行人築堰埭以利農畝散藥石以濟病民爲粥
嘉定赤城志卷之三十七

十五臨海宋氏
重梓

食以食餓者憐男女之無歸而爲之婚嫁憫旅喪之
不舉而爲之津遣收棄子於路而養育以俟其長拾
遺物於道而標記以待其取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往
往身獲壽考家道興隆子孫蕃盛陰德之報豈誣也
哉

熊守克勸農十首

雪漬冰濡土脈肥趁時舉趾莫教違荷蓑早合衝烟
去負耒遲須帶月歸
低田傍海仰依山雨卽橫流旱卽乾時決時潄能自
力轉成沃壤不爲難

百昌萌動戴芒芽小廩先儲種自嘉天暖地腴當亟
播好蠲甲穀潤田家

凡農主客兩相依以富資貧政所宜要彼力耕吾有
望借糧借種莫遲遲

已田自種樂爲農不肯勤耕奉主翁勸汝回心毋見
錯秋成獲利兩家同

黃巖出穀半丹邱使指新疏萬壑流築堰未妨齊著
力旱天隨取灌高疇

午村茅舍起炊烟夫帶兒耕餒在田赤飯黃羹須婦
媪往來莫憚走東阡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三臨海宋氏
重梓

蠶月農須雨及時三眠纔起食嫌遲采桑風雨無辭
苦指日纒成白雪絲

臘時得雪喜重重春到而今雨又通麥自十分堪指
擬更當力稽順年豐

唆伊爭訟真伊賊勸你休和是你師縱使勝來耕已
廢得便宜處失便宜

李守謙戒事魔十詩

勸爾編氓莫事魔魔成剗地禍殃多家財破蕩身狼
籍看取胡忠季子和

白衣夜會說無根到曉奔逃各出門此是邪魔各外

道自投刑辟害兒孫

金鍼引透白蓮池此語欺人亦自欺何似田桑家五
畝雞豚狗彘勿違時

莫念雙宗二會經官中條令至分明罪流更溢三千
里白佛安能救爾生

生兒只遣事犁鋤有智宜令早讀書莫被胡輝相引
誘此人決脊尚囚拘

蚩蚩女婦太無知喫菜何須自苦爲料想阿童鞭背
後心中雖悔可能追

仙居舊有祖師堂坐落當初白塔鄉眼見菜頭頭落
嘉定赤城志

卷之三十七

三臨海宋氏
重梓

地今人諱說呂師囊

貴賤家家必有尊如何舍祖事魔神細思父母恩難
報早轉頭來孝爾親

肉味魚腥喫不妨隨宜茶飯守家常朝昏但莫爲諸
惡底用金鑪蒸乳香

官家爲是愛斯民臨遣知州誨爾諄願爾進知庠序
教怕嫌爾做事魔人

赤城志卷第三十七終

臨海宋興洲鈔并校